

恩师曾对我说，世事莫急勿慌。大凡与你有缘分的东西，迟早会找你的。

我与三卷《医方守约》的缘分，就印证了恩师的话。

我已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屈指细算，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某个黄昏。那套静静躺在一个旧书摊上的《医方守约》，就真的因为缘分，找上了我。

拿到三卷《医方守约》的我，即刻向八十多岁的恩师曾祥伟老先生请教。恩师成长在书香门第（师爷爷是清光绪八年出生的秀才），天资聪颖，广闻博识，学富五车，是旧大庸地方上的“活字典”。

恩师一见到《医方守约》，便与我慢慢细说起该书的作者——大庸县三岔乡的名医胡先容先生。恩师说，胡老先生人非常厚道，不善言语，因为洒落爽朗，常被旧大庸不良文人讥讽，耻笑他“咏大鼻子兮，老苦瓜一条”。但胡老先生不愠不躁，也从不与人争辩。

恩师又说，胡老先生至孝。胡老先生一生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恩师说，但他常给他的父母缝制狐狸皮袄御寒。老先生至善。老先生有族侄，名胡薛门，有志求学，但家贫辍学务农。老先生供他读书十余年，终于考中同治甲子科举人，分沅陵任教谕，很有成就。

胡老先生是咸丰六年恩贡生，先后任长沙、武陵教谕，柳州府学正，衡州府训导。他为官廉洁自持，两袖清风。老先生读书十分勤奋，尤对《易经》颇有研究，并有独到见解。晚年行医，医术高明，乐善好施，遇穷人求诊，还资助医药费。

明德有后，佑启无疆。老先生之德，常润后裔。

老先生的第四世孙胡尧禹先生，曾任大庸县大坪地区人民医院革委会主任。老先生第五代孙胡家仁先生，也是三岔卫生院有名的老中医。

听完恩师对《医方守约》作者的介绍，我对作者的人品，更为肃然起敬。我认真地答应老师，一定要将《医方守约》好好地加以整理，并争取出版。要让更多的热爱中医文化、中医古籍的同道，沐浴先生之恩泽。同时，我也承诺恩师，《医方守约》出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成书呈送给先生的后裔。

甲辰年春，我将整理好的书稿，正式交付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甲辰岁末收到新书。面对新书，我百感交集。立即拨通三岔乡卫生院院长的电话，联系胡老先生第五世孙胡家仁，准备恭恭敬敬去专程送书。

乙巳仲春，按照约好的时间，去胡家仁先生三岔乡的住所。

交通极不方便的三岔乡，也是我四十三年前曾经工作的地方。当年，从城区出发，坐车爬三望坡，绕茶叶场，从木材检查站下，穿芭蕉湾，跨桥顶上，过三岔村，方到集镇。现在，从汪家山打了隧道，直通田螺峪，花不了多长时间，便可到集镇。我到的时候，胡家仁先生早就到了卫生院，已经等了我很久。

胡家仁先生长我五岁，已退休数年。正宅家享天伦之乐，颐养天年。而我，也已满头白发。我们一见面，握手，拥抱，尔后，手牵着手走到院长办公室。家仁先生的鼻子，遗传了他高祖的“老苦瓜一条”。

我和家仁先生，四十年前就认识，因此少了许多客套。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你咋知道我是胡先容的后人呢？”我说，是曾祥伟先生告诉我的。令高祖之言行，我听曾老先生细说过。令尊大人曾经是卫生院的革委会主任，一把手。我是把新书一定要送来的。同时呢，也还想听一听你再说说《医方守约》的故事。

家仁先生告诉我，他出生晚，只知道祖父胡运培是胡先容先生的长孙。祖父胡运培一边教书为业，一边行医谋生，祖母陈氏出身高坪乡望族。祖父秉承家学，以中医妇科见长。父亲胡尧禹，幼承庭训，以良相良医为志，曾担任过大庸县大坪地区医院革委会主任。如果父亲健在，今年该是109岁了。关于《医方守约》一书木刻版，原来一直收藏在家里。上世纪50年代末，时任卫生局局长、中院副院长两人来访父亲，说为弘扬大庸中医文化，让更多人学习到《医方守约》，请求父亲同意将木刻版借到大庸县中医院去，印制好后，承诺完璧归赵。

家仁先生说，出于信任，父亲同意了。《医方守约》木刻版运到了中医院内。但书印成后，木刻版却“一去不复返”。

后来才知道，木刻版已在“运动”中被付之一炬。家族的后人，都找父亲发脾气。

今日得见新书，极其珍贵，令人激动。

“贵府可还有其他珍贵医籍？”我问。

“再无其他。”家仁先生答。

这让我有些失望。家仁先生也开始沉默。

无语凝噎，痴对良久。我起身，牵着家仁先生的手，走到他新修的砖房边。砖房边上还保存着年久失修的土坯房。那是他的祖业。青山依旧，物是人非，尧禹老前辈，家仁先生的父亲，也已归道山矣。

午后，我们去集镇边的小餐馆，炒了几个可口的家常菜。我毕恭毕敬地邀请家仁先生：“小酌不？”“不想喝。”他说。

“家里的水，是从三岔山顶上接下来的。最爱潺潺山溪水，在山终比出山清。”家仁先生说。

“你下次到三岔来背水，到我家里来背。”沉默良久后，家仁先生望着我说。

“好的。”我毕恭毕敬地答。

夏之盛组诗

□龚国信

荷事

清晨五点 露珠还趴在荷叶的睫毛上
第一朵荷花就撑开了粉色绸伞
蜻蜓停在卷边的叶尖
用复眼丈量着水面的辽阔

采莲蓬的阿妹划着木盆
哼着小曲 穿过迷宫般的荷叶阵
竹篙搅碎池星光
惊起一群银白色的游鱼
在水草间慌乱地逃窜

正午的阳光像融化的金箔
涂满每片荷叶
青蛙蹲在叶背乘凉
鼓着腮帮子 把夏天吹成
一首湿漉漉的民谣

傍晚 垂钓者的影子
在水面越拉越长
收竿时 钓起一轮
被晚霞染红的落日
而荷花仍保持着 最初的
矜持与骄傲 等待着
月亮来赴一场 千年的约会

蝉歌

老槐树上的蝉蜕
是去年夏天留下的空壳
新的蝉儿咬破外壳
用还未硬化的翅膀
练习飞翔的姿态

当第一缕阳光爬上树梢
整座森林就变成了音乐厅

它们倒挂在枝头
用腹部的鼓 敲击着
亘古不变的旋律 每一声
都像要把积攒多年的沉默
全部倾泻出来

烈日在叶片间燃烧
蝉鸣却愈发高亢
穿透耳膜的合唱
让时间都放慢了脚步
连路过的风都忍不住驻足

悄悄带走几句
未唱完的歌词

直到暮色漫过树梢
最后一声蝉鸣
跌落在沾满露水的草丛里
等待明天 重新
点燃黎明的第一缕光

端午龙舟赛

“淡水唱 淡水欢
孙九大人坐台湾
法寇见他丧了胆
夹起尾巴一溜烟……”

澧水河还未从端午的酒香中醒来

岩泊渡十五的锣鼓又敲响了
孙升华的故事在水面上复活

化作无数艘飞驰的龙舟

赛前 老匠人用朱砂

给龙头点睛

沉睡百年的英魂

在鼓声中渐渐苏醒

桨手们在额头系上红绸

像当年将士们束紧的战带

发令枪响的刹那

水花炸开千朵白莲

木浆翻飞如蝶翼

号子声比烈日更灼人

乡村西瓜

井水浸泡过的西瓜
藏着整个夏天的清凉

爷爷用锃亮的水果刀

轻轻一旋 便切开

红与绿的分界线

烈日在叶片间燃烧

蝉鸣却愈发高亢

穿透耳膜的合唱

让时间都放慢了脚步

连路过的风都忍不住驻足

悄悄带走几句
未唱完的歌词

雷雨

午后的空气粘稠得

能拧出汗水

蜻蜓贴着地面飞行

蚂蚁排着队 搬运

即将到来的风暴

父亲在门前除包谷

草帽下汗如雨滴

“赶快把麦子收回来”

母亲望望火炉般闷热的天

急得向父亲大喊

拧上箩筐跑向晒谷场

孩子们蹲在门槛上

比赛谁吃得最快 吐籽最远

而大人们摇着蒲扇

把陈年旧事掺着

蝉鸣一并扇进

渐暗的暮色

月光爬上晾衣绳时

西瓜皮已堆成小山

萤火虫提着灯笼赶来

在瓜皮上 写下

夏天的情诗

萤火虫

当最后一抹晚霞

被晚风卷进山峦

草丛里开始亮起

星星点点的微光

这些提着灯笼的信使

正忙着传递秘密

它们飞过稻田

给稻穗捎去夜的问候

穿过篱笆 把月光

裁成小小的信笺

有时 它们会停在

少女的发梢

像一枚会发光的发卡

记录着

青春最温柔的瞬间

它们在叶片上

书写闪烁的诗句

却又在黎明前

把所有墨迹

藏进潮湿的泥土

等待下一个

月圆之夜 重新

绽放

雷雨

午后的空气粘稠得

能拧出汗水

蜻蜓贴着地面飞行

蚂蚁排着队 搬运

即将到来的风暴

闪电撕开夜幕

照亮街道上的

匆忙与慌乱

每一道白光

都是神明

仓促间写下的

未完成的诗篇

当最后一滴雨

吻别屋檐

彩虹从云层中

探出头来

整个世界

都被洗成了

崭新的模样

螃蟹趣事

□汪珍玺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翻螃蟹。与螃蟹打交道的事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回想起来总

是那么甜蜜、温馨、悠长。

老家旁边有一条小溪。溪的源头就在老家背后一座叫红炸岩的大山脚下，有四五里路长，溪水流至门前的坪里后注入零溪河。

小溪不大，但常年溪水丰盈，即使在枯水季节也不枯竭。因此，我们汪家岗这一带的人一年四季不缺水喝。也因此，小溪里孕育了许多鱼虾螃蟹之类的水生物。

等到热天，选个合适日子，提个小竹篓，就可以下溪翻螃蟹了。溪里有一个用锄头刨出来的水凼，凼下边用石头砌着，以保持足够的水量，那是汪家岗人挑水喝的地方。每次翻螃蟹，我都是从这个水凼开始往上翻的。水凼下游至公路桥边是没有螃蟹的，因为那是妇女们天天洗衣的地方。

有些螃蟹躲在石块下或岩洞中，而是在浅水区休息或跑出来晒太阳。遇到这类好事，只要你眼尖，就能轻而易举地逮到螃蟹。一次，在溪边的沙滩上，一只螃蟹正在缓缓地爬行。我靠近一看，原来是只残疾螃蟹，它缺了三条腿。我将它捉在手里。转念一想，这螃蟹一定是经历了大灾，受了如此重的伤